



Rainer Maria Rilke

里尔克诗全集

3

[奥] 赖纳·马利亚·里尔克 著
陈 宁 译

里尔克诗全集

第一卷 生前正式出版诗集 第三册



〔奥〕赖纳·马利亚·里尔克 著
陈宁 译

2016年·北京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里尔克诗全集 : 珍藏版 / (奥) 里尔克著 ; 陈宁, 何家
炜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 - 7 - 100 - 11831 - 6

I. ①里… II. ①里… ②陈… ③何… III. ①诗集 —
奥地利 — 现代 IV. ①I52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286593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里尔克诗全集

(珍藏版 全十册)

[奥] 赖纳·马利亚·里尔克 著

陈宁 何家炜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1831 - 6

2016年1月第1版

开本 889×1194 1/32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14 1/4

定价: 660.00元

目 录

我坐着，读一位诗人 ——德语诗译者序 陈 宁	1
---------------------------	---

生前正式出版诗集

宅神祭品	3
梦中加冕 (1897年)	81
降临节 (1898年)	119
为我庆祝 (1899年)	173
白衣侯爵夫人	245
短歌行咏掌旗官基道霍·里尔克之爱与死 (写作于1899年)	281
时辰祈祷书	295
修士生活之书	299
朝圣之书	365
贫穷与死亡之书	413
图画之书 (1902与1906年)	447
第一卷·第一部	449

第一卷·第二部	475
第二卷·第一部	497
第二卷·第二部	541
新 诗 (1907年)	583
新诗别集 (1908年)	681
安魂曲 (1908年)	793
祭一位女友	797
祭沃尔夫·封·卡尔克罗伊德伯爵	811
马利亚生平 (1912年)	821
杜伊诺哀歌 (1912-1922年)	845
第一哀歌	849
第二哀歌	855
第三哀歌	859
第四哀歌	863
第五哀歌	867
第六哀歌	873
第七哀歌	877
第八哀歌	883
第九哀歌	887
第十哀歌	891
商籁致俄耳甫斯 (1922年)	897
第一部	901
第二部	927

注 释	955
诗篇索引	1067
诗篇细目	1081

安魂曲

(1908年)

翻译底本

Rainer Maria Rilke, *Requiem*, Im Insel-Verlag / Leipzig, 1909.

校勘版本

Rainer Maria Rilke, *Requiem*, Im Insel-Verlag / Leipzig, 4 Aufl., 1920.

参考书目

Rainer Maria Rilke, *Briefe aus den Jahren 1907 bis 1914*, hrsg. von Ruth Sieber-Rilke und Carl Sieber, Im Insel-Verlag zu Leipzig, 1933.

Rainer Maria Rilke, *Briefwechsel mit Anton Kippenberg: 1906 bis 1926*, Bd. 1, hrsg. von Ingeborg Schnack und Renate Scharffenberg, Insel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and Leipzig, 1995.

Carl Emil Uphoff, *Paula Modersohn: Mit einer farbigen Tafel und 33 Abbildungen*, Leipzig: Verlag von Klinkhardt & Biermann, 1919.

Gustav Pauli, *Paula Modersohn-Becker: Mit 59 Bildtafeln*, München: Kurt Wolff Verlag, 1922.

Paula Modersohn-Becker in Briefen und Tagebüchern, hrsg. von Günter Busch u. Liselotte von Reinke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Verlag GmbH, 1979.

Marina Bohlmann-Modersohn, *Paula Modersohn-Becker: Eine Biographie mit Briefen*, Genehmigte Taschenbuchausg., 1997.

Göttertage: Paula Modersohn-Becker in Bildern, Briefen und Tagebuchaufzeichnungen aus Worpswede, mit einer Einführung von Bernd Küster, hrsg. von Peter Elze, Bremen: Worpsweder Verlag, 2003.

Graf von Wolf Kalckreuth, *Gedichte von Graf von Wolf Kalckreuth*, Im Insel-Verlag zu Leipzig, 1908.

Hellmut Kruse, *Wolf Graf von Kalckreuth: Ein frühvollendeter Dichter*, Hamburg-Blankenese: Krögers Verlagsanstalt GmbH, 1949.

Frauke Velden-Hohrath, *Wolf Graf von Kalckreuth: Existenz-Übersetzung-Dichtung; das lyrische Werk zwischen Todessehnsucht und Kriegslust*, Würzburg: Verlag Königshausen und Neumann, 1998.

祭一位女友⁶⁹¹

我拥有死者，我听凭他们离去，
我惊异地看到，他们是如此安详，
如此迅速地安居于在死⁶⁹²，如此适合，
如此迥异于他们的名声。只有你，你转身
归来；你掠过我，你出没着，你想
碰撞什么，好让那东西发出声响，
显露出你的归来。啊，不要拿走那些
我慢慢学会的东西。我猜对了；当你
因某个事物而泛起乡愁的时候，
你迷了路。我们改变了这个事物；
它已不在这里，我们一看清楚它，就
用我们的存在将它映像到我们身内。

我以为你已经杳渺。我迷惑的是，
偏偏你迷了路并且回来，竟比
任何一个女人都变化得大。
因为你的死，我们感到震惊，不，是
你激烈的死，阴暗地将我们中断，
从“自此”中撕下“至此”：
这些与我们相关，排列它们
将是我们全力以赴的劳动。
但是你本人也感到震惊，即使此刻，
惊恐不再有影响力的时候，你依然惊恐，
你遗失了你的一段永恒，
踏入这里，朋友啊，这里，

这里一切尚不存在；你心思分散，
第一次在万有中，心思分散、心不在焉，
无尽天性的彰显，你抓不住，
就像抓不住这里的任何一个事物一样；
从已经接纳你的那个循环里，
有一种不安，以喑哑的重力
将你向下拖出，在被计数的时间里——：
这些，每每在夜里将我惊醒，像破门而入的窃贼⁶⁹³。
我可以这么说吗？你归来，只是
出于屈尊，出于慷慨，出于充盈，
因为你这般自信，这般存于自身之内，
你四处走动，像个孩子，并不害怕
那些人们为他做下什么的地方——：
哦不：你在请求。这些就这般
进入我直至骨骼，像一把锯横贯而过。
一个责备，你作为亡灵所背负的，
你将之追送给我，当我在夜里退缩至
我的肺，我的五脏六腑，
我的最后最可怜的心室，
这样的—一个责备无论怎样也不如
你的请求残酷。你在请求什么？

说吧，是否我当旅行？你可曾
在什么地方遗落了一个竭力想随你
一同前行的事物？是否我当置身一个国度，

那个尽管与你亲近得就像你感官的
另一半，你却没有见过的国度⁶⁹⁴？
我想要舟行在那里的江河，
想要上岸将古风采访，
想要与门下的妇人攀谈，
在她们呼唤孩子的时候旁观。

我想要铭记她们怎样身披
风景，在草原与田野上
从事古老的劳动；想要恳请
她们引领我拜谒她们的王，
我想要贿赂那些祭司，要他们
将我横陈在最灵验的立像前，
转身离去，深锁神庙的重门。
但然后我想要，如果我知道许多事，
我想要直接观察动物，于是
一种什么从它们的转变中滑入
我的关节；我想要在它们的眼中拥有
一个短暂的此在，它们的眼睛握住我，
然后慢慢将我放开，安静地，不加评判。
我想要从园丁那里学会脱口而出
许多花的名字，于是我
从这些美丽的专有名词的碎片里
拾得百种芬芳中的一缕余香。
我想要购买果实，那些果实，里面

那个国度又一次出现，绵延至长天。

因为你理解这些，这些饱满的果实。
你将这些果实陈放在面前的碟子里，
你用颜色称量它们的重。
你像看果实一样看女人，
看孩子，看他们从内部
被驱入他们此在的模式。
最后，你像看果实一样看你自己，
你将自己从衣服里取出，
将自己拿到镜前，让自己进入镜中，
一直进入你的凝望；巨大地停留在镜前，
不说“是我”，而说“是这”。
最后，你的凝望就这样毫无好奇，
就这样一无所有，就这样真正的贫穷，
致使你的凝望不再渴求你本人：神圣地。

我想要这样留住你，就像你
将自己置入镜中，深深地进入，
远离一切⁶⁹⁵。为何你别样地到来？
为什么你要收回自己？为什么你想
说服我，让我相信你颈上的
琥珀项链里，依然有某种重来自
那些重，而那些重从未在对面
归于安宁的画里存在过？为什么
你用你的身姿向我展现一个噩兆？

是什么令你将你肉体的轮廓
像一只手的掌纹一样铺陈，
以至于除了命运我再也看不见它？

来到这烛光下吧！我并不害怕
直视死者。如果他们到来，
他们就有权像其他事物一样
在我们的目光里逗留。

来吧！让我们静默片刻。
看我书桌上的这枝玫瑰啊；
烛光不正围裹着它，畏葸地，就像
在笼罩着你？它本该不在这里。
它本该在外面的花园里，
花开花落，与我毫不相关，——
如今它这般存留：与我的意识又有何干？

不要怕，如果此刻我领悟了，唉，
什么就会在我的心中升起：我别无选择，
我必须领悟，即使我会因此死去。
领悟到你在这里。我领悟着。
全如盲人通过周围来领悟一事物，
我感受到你的宿命，知道它没有名姓。
让我们一起哀叹吧，哀叹有一位将你
从你的镜中带走。你还能哭泣吗？
不能了。你泪水的力量和奔流，